

今日原创
Today's Originals

花自飘落 水自流



这 不 仅 仅 是 部 女 同 小 说

王朝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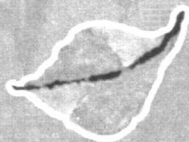


华夏出版社



花自飘落水自流

王朝 著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自飘落水自流/王朝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080-4132-2

I. 花…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814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印刷

690×930 1/16 开本 24.5 印张 400 千字 插页 5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她们

曾在那璀璨的灯火下
狠狠地踩过马路



那个时候
不知自己舍弃的是什么样的爱情
再也无法见你
回忆……

时间不疼不痒地流

没有你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形影单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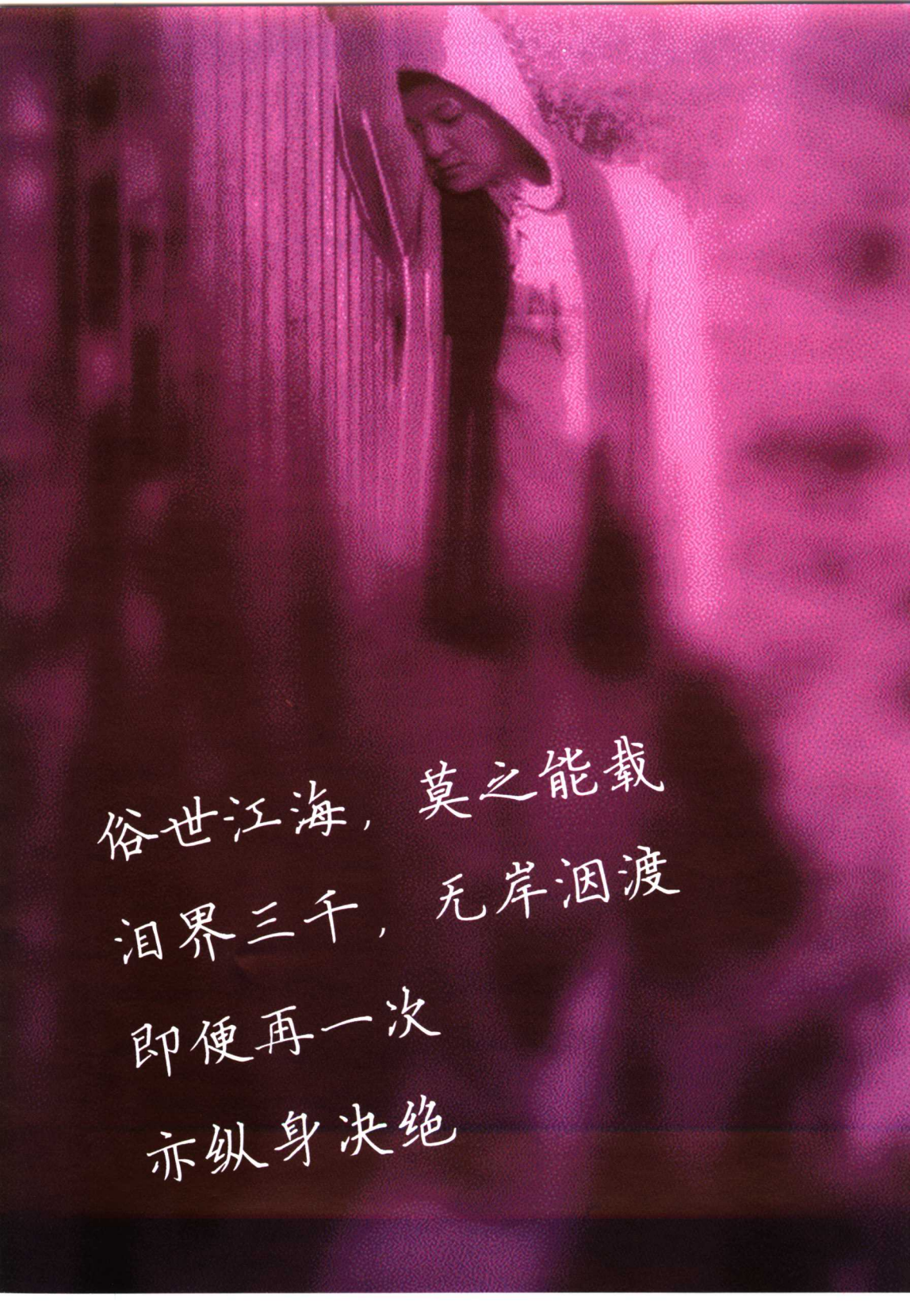
寂寞……





爱情

泪水的祸源。



俗世江海，莫之能载
泪界三千，无岸涸渡
即便再一次
亦纵身决绝

人字撇捺
易写难圆

——王朝

目 录

第一章 相聚	/1
第二章 抚摸灰尘	/11
第三章 命运弄人	/333
书外话	/383



第一章 相聚

<1>

今天是2005年10月5号，算一算，我跟柳仲有一年零八个月没有见面了，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见面是文文在上海首办签售会的时候，是2004年春节过后。那时，柳仲来上海呆了俩礼拜，文文还带着她跟南京旅了两回游，如今，文文的第三张专辑都要上货架了，这么想想，时间真是飞快，一个不经意就是一年半载，岁月催人老啊！

我看着邮箱里的电子邮件，看着柳仲写给我的字，一边乐，一边想着这些。

柳仲的信写得挺长，语文学得不好吧还学着别人跟信里边耍贫嘴，写得啰啰嗦嗦，错别字还特多。想看她的信你可真得有点耐心，你不光得用眼睛还得动脑，你得一边看一边译，不容易啊！

柳仲的信大致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你最近可好？不用说，你肯定过得挺好，整天吃喝拉撒睡，经营着小工厂，生活得跟陶渊明一样悠哉悠哉，不像我整天挥舞着剪刀穿行在千奇百怪的脑袋瓜子上，忙得大小便都得憋着一块儿解决，但你丫也别幸灾乐祸，估计照你这么懒惰下去，一准儿便秘！别说我诅咒你哈，你也真是够懒，我不给你写信，你就不给我回信，你吴小阳是不是个东西啊你？切，真不是个东西！

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听我师兄说上海月底有几位美发界的名师坐堂讲课，借此机会，我准备去上海看望一下你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已经打算辞职不干了！我已经成功地从大连的东边转移到了大连的西边，历经两年之久，跳槽二十几家发廊，吸取了众多名师精髓，目前我已经练就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技术，我就是闭着眼睛都能给人做头，绝不含糊！怎么着，你不信？你不信你可以试试，包你满意！

下一步呢，我准备自己干，你们都跑上海，我也心痒痒，我想这次过去到处走到处看看，理想的话先找个发廊干几个月，具体了解一下上海那边儿美发界的行情，就算是自我提高提高，打好了基础，也好将来大展拳脚！怎么样，我计划不错吧？——脸皮薄，别夸哈！

我这个计划其实想很久了，我老爸老妈还有我老姐在精神上都挺大力

支持的，至于财力嘛，我们家“小斑马儿”说了，（柳仲的男朋友，因为姓马，得一昵称小斑马儿），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帮我，实在不行的话，他十分愿意去动物园接受游客们的参观，如果挣钱，如果有人参观的话。

还有一个事儿我不得不说，你也不得不听——那就是你的好朋友，那个温柔、善良、体贴、美丽、善解人意外加讲文明懂礼貌的仲仲我受伤了，给自行车撞的。不过现在已经痊愈，既没留下伤疤也没伤及大雅，只是她好心痛，因为她的那些好朋友在她受伤期间竟然没有一个人问候过她。苍天啊，上帝啊，让那些不惦记我、不发短信给我、不打电话给我的小妖蛾子们的手机统统掉进马桶里吧！阿门！（这什么女的，够狠了！）

你们也别怪我狠，跟你们比起来我算得上仁慈，还有那个大明星小蚊子（文文的昵称），如果有机会请把我受伤的“喜讯”传达给她，她已经很久没有主动联系过我了，估计她都忘了我是男是女了吧？

唉，世态炎凉，见异思迁，见钱眼开，狼狈为奸，有异性没人性，说的就是你们，看什么看，都给我跪下！

——妈呀，有点冷了，就写这么多吧，等见面再收拾你们！（瞅瞅，这么能贫，一准儿没撞伤。）

我坐在办公室里听着楼下试车的引擎轰鸣，读着信，我都能想象到柳仲昨天晚上坐在电脑前面裹着小毯儿敲着键盘噼里啪啦的样子，肯定特不耐烦。尽管这信里错字百出，但以柳仲驾驭文字的能力来看，她在写它的时候肯定心力交瘁，肯定是抓着头发，抓得跟烟花烫似的！我太了解她了！

关上电脑，我给文文打电话。文文最近在夏威夷拍摄专辑MV，据说相当辛苦，上海这边日头还老高呐，估计她们那里早已吹灯，没什么奇怪，有时差的嘛！

——电话等待很久，文文才梦呓般的“喂”了一声，那声音就像让一百人揍了一样，特虚弱。她跟我说夏威夷太热，她生病了，这么一来拍摄的进程比预期要迟些，最早也得月底才能回来。我听文文那病恹恹的声音可不是装的，赶紧叮嘱她按时吃药，别硬撑，别丢了小命儿。我刚想告诉她柳仲给我写信的事，还没来得及说，文文反倒先说，她说柳仲下午的时候给她打电话。柳仲说自己叫车给撞了，不过好在没什么大碍，还认得1、

2、3、4，否则她没为之捏上一把土，后悔死吧！文文说到这儿，开始紧张地问我知不知道具体情况，问我柳仲伤得严不严重。

我他妈就特佩服柳仲那张嘴，隔着千山万水也得把自个儿给自行车撞了那么丁点儿小事传播传播，跟念书的时候一样，一惊一乍，半点儿都没变！我和文文说不用担心，柳仲擅长大惊小怪，又不是不了解她，月底她会来上海，到时候肯定活蹦乱跳，跟撞得那个不是她一样。文文听着笑，笑声都是有气无力，真是病得不轻。我说挂了吧！让她赶紧睡下，赶紧回来，养精蓄锐好跟我和柳仲贫！

〈2〉

柳仲这祸害祸国殃民啊！去哪儿哪儿遭殃！好端端的大晴天，她一来愣是下雨了。我跟文文走在去机场的路上，文文的小宝马里放着徐小凤的《如果没有你》，听得我鸡皮疙瘩像窗外雨点儿似的朝地上砸——事实上心里也正百般滋味呢！

机场是什么地方？那家伙，你飞我降，人多了去了，不过我和文文还是远远地就看见柳仲从通道口走出来，她一只手推着大箱小箱的行李，一只手拎着外套和挎包，头上戴着顶帽子还遮了半只眼睛，走在人流里东张西望地找我们，像是丢了什么东西，她那个样子你想看不见她都不行。

这快两年不见，还那么邋里邋遢，弄得这么狼狈出来，估计又是在飞机上睡觉了。上一次，柳仲来上海的时候在飞机上睡过去，好几个空姐硬是没叫起来，谁叫骂谁，就是在家赖床赖习惯了。结果，那班机最后一个乘客是她，接客的是我，直到人去机空她才出来。

我看柳仲那被帽子遮住的眼睛肯定是找不到我们，我开始叫着她的名字朝她挥手。柳仲看见我特激动，她也腾不出手来挥，就扯嗓子喊我和文文，也不管行李车是不是磕伤了前面人的脚后跟，窜来窜去，下了狠心猛挤，边挤边还假装无辜地喊“挤什么挤，赶着投胎呀？你们别挤我！让开让开……”

整个儿通道口顿时混乱一片，所有人都被柳仲挤得歪歪扭扭，人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落在她的身上，所有人都看见她一把把我抱住，然后又跑

去抱文文。就这样不到十秒，我们三个人就被形形色色的人围了个结实，这下子倒好，文文精心的装扮全都白费，那些小姑娘就像土匪似的抢着要文文签名，文文的嘴唇都给抓伤了。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毫无退路，幸亏机场有保安及时赶到，他们维持着秩序，把我们从疏散通道秘密送出去——虚惊一场！

路上，雨一直在下，柳仲仍然兴致不减，跟文文说这个地儿说那个地儿，特贫！我说，柳仲你还有脸贫呀，刚才文文没给你害死，你这个祸害搁哪儿哪儿遭殃，上午太阳还挂老高，看你来，天都哭呢！

柳仲咣咣砸我肩膀两下，挺悔恨地说，这事儿吧，都怨我爸和我妈！都怪我妈把我生得这么沉鱼落雁，连累了你们，可谁叫咱铁呢？我也没想到我现在这么呼风唤雨、鲜花簇拥、搁哪儿哪儿骚动，但你和文文今天看见的这个还只是小场面。我本来也不想，可那些小姑娘都说我长得好看，追着要我签名，我不承认吧，她们就拿砖头砸我，说我美得都拖网速，还假谦虚，简直就是侧面讽刺她们。那我承认了，她们又拿砖头砸我，说我美成这样还给自个儿脸上贴金，耍牛B。这怎么办，我只好头顶扣屎盆愣充哑巴，不管她们怎么追问我也不吭气，结果她们还是拿砖头砸我，说我美得贱成这样，欠揍！没招儿，党都认同了！——就上个月吧，街道领导找到我，说我美得已经惊动了市政府，拿着一块儿“倾城美女”的牌匾非要给我，说是市长颁下来的。我妈一听，赶紧买盒钉子回家，把那牌匾钉在我们家客厅墙上，天天乐此不疲地看上两遍。本来，我打算今天把它拿给你俩看看来着，你俩看看，免得说我吹牛，说我信口开河，可惜吧，昨天晚上让几个老外给砸了，他们破门而入，我开始还以为是杀手呢，一个个都高大威猛戴着墨镜，那凶神恶煞，那神气啊——结果你俩猜怎么着？结果他们拿出一皮包钱来！他妈让我去整容，说我长得跟阿佳妮太像，怕我抢她风头抢她戏，扔五百万做莫文蔚去！这不，为了上海的治安着想，我今天还特意找了身儿朴素的衣裳穿，可你们也看见了，根本没用！在飞机上照样被认出来，他们都夸我，说我是一顾倾人城，二顾倾人国，三顾倾家荡产！还有说我是古往今来、鸟飞兽散、静若淑女、动若仙女、千杯不醉、刀枪不入……说我是那个嫦娥下凡、花木兰转世、慈禧太后……

柳仲说得噤里啪啦，跟绕口令似的，文文越是笑得直不起腰，她越说

得没边没影。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柳仲就这样，一贫起来根本管不住那张嘴，我不得不粗暴地打断她，我说，你丫别发个梯子就豁上命爬好不好？你看文文都不能开车了，这一车三命，你想死，我还没活够呢！

当天，文文本来想邀请我们去她的崭新的别墅玩，没去机场之前，文文就已经通知了叶雨带着天天晚上去她那儿，还特意在饭店订了桌为柳仲接风。柳仲大概在机场被文文的那些歌迷吓怕了，一听这么安排，直摆手，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这样她们就去了我那儿，应柳仲要求我们买了菜在家里做吃的。做饭是叶雨的强项，用柳仲的话说，都是孩他妈的人了，你不进厨房谁进厨房！

叶雨在厨房里炒得腾云驾雾，文文哄着小天天在打游戏机，柳仲跟小地主似的就等着吃现成的。我把柳仲的行李搬到卧室，我问她这趟来怎么打算，是玩玩儿就走啊，还是准备长期留在上海，柳仲朝我肩膀咣咣又是两下，跟打着不是肉似的。忘了交代，这丫以前练过跆拳道，打人已经成为她打招呼的方式，别指望她改！

我拿眼珠子横柳仲，我说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打算，我也好实行相应的对策，你要玩玩儿就走，我就放放手里活儿，竭尽全力陪你玩儿。你要是打算长期呆，我们就把好玩的地儿慢慢玩儿，是不是？你总得告诉我，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吧？

柳仲听我这么说，乐了，甭提有多得意，边乐边说，小样儿，这屁股还没坐热乎呐，就撵着走，你们上海又不是没米，准备个大屁屁啊！

柳仲嘴上说的“大屁屁”是她的口头禅，多用于小儿语，屎和粪便的意思。

柳仲接着说，我这趟过来准备大展拳脚，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多牛B，我就是闭着眼都能给人做头发……

得得得，我说，可拉倒吧！这都自家人，你吹什么吹，不知道你呀，闭着眼能找着头在哪儿吗？

文文和天天坐在电视前面的地板上，文文回过头说，能找着头，差点给人薅成秃子。